

PLAYING with FIRE

●關於這個愛情故事：

你有你的觀點；

我有我的觀點；

他有他的觀點……

薔薇 的火焰

唐妮·休普樂／著

朱衣儂／譯



國際村文庫書店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薔薇的火焰／唐妮·休普樂著；朱衣儂譯。--

初版。--臺北市：國際村，1995〔民84〕

面；公分。--（新譯·名家名著；15）

譯自：Playing with fire

ISBN 957-754-180-1（平裝）

874.57

84000784

新譯·名家名著 15

薔薇的火焰

NT.220

〔美〕唐妮·休普樂／著

1995年2月／初版

朱衣儂／譯

〈出版者〉

〈總代理〉



《國際村文庫書店》有限公司

啓現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縣新店市寶興路45巷1號

電話(02)9173274

傳真(02)9140579

發行人·陳翠霞

新聞局局版台業字6218號

台北市木柵路三段85巷23弄26號2F

☎ 郵政劃撥：17297530

〈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〉

ISBN 957-754-180-1

〔美〕唐妮・休普樂／著
朱衣儂／譯

薔薇的火焰



國際村文庫書店

書名：PLAYING WITH FIRE by Dani Shapiro

國際中文版授權©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
Copyright © 1989 by Dani Shapiro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ICM through Big Apple
Tuttle-Mori Agency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5. 國際村文庫書店有限公司

關於・本書

這兩個年輕女孩在史密斯大學認識，故事的敘述者露西·葛林貝格，出生於家教良好的紐約猶太家庭，她的室友卡洛琳則來自康乃狄克州一個擁有金錢和秘密的富豪家庭。卡洛琳的繼父是個多金的花花公子，他一直處心積慮想抓住青春的尾巴，於是卡洛琳就將露西帶入一個情慾橫生且複雜的三角愛戀中，一個十分危險的處境中，最後彼此幾乎都粉身碎骨。

《薔薇的火焰》(原書名PLAYING with FIRE)這本小說是描述兩個大學女生的現代愛情探險故事，她們在愛的歡娛中，同時也嘗到愛的傷痛……

作者唐妮·休普樂現年二十幾歲，她以前是個女演員，所以能更清楚的揭示現代社會中的愛情、友情、歡娛、死亡、美麗、背叛……等，以及一種日益複雜曖昧的人際關係。本故事劇情峰迴路轉，高潮迭起，正如首頁中寫的：「關於這個故事有很多觀點。妳有妳的觀點，我有我的觀點，他有他的觀點……」

我們發現——
在肉體的薔薇及戰慄的火焰中！
我們習慣於分享彼此的痛楚。
我們活著，
傷害我們自己，
在那裡，
生命呈現出它可觀的真髓；
男人，女人，
以及創造之火。

——摘自：Pablo Neruda 詩「愛」

Rosaura(二)

(Alastair Reid 譯)

第一部



PART ONE



關於這個故事有很多觀點。妳有妳的觀點，我有我的觀點，他有他的觀點。我從無意傷害妳，但這是個模稜兩可的問題。

妳現在可能在紐約的任何一個地方，妳可能在餐廳、在戲院、在酒吧、在地下鐵，甚至離我幾千里，但我仍想像妳會在每條街的轉角出現。

卡洛琳，假如我從未問過妳這個問題，現在我就必須問妳，究竟什麼是妳想要的？妳要從哪開始？



我父親的母親已有十八年病重不起，這個時間就和我活的歲月一樣長。祖母由於受偉大的學者祖父傑克伯·葛林貝格去世的打擊才一病不起，而那時我才六個月大。疼痛遍佈她廣大的身子，影響她黝黑的手臂，穿越心臟，進入腳部，導致全身癱瘓。

這並不是我母親愛說的故事，（因為我母親是個迷信的人，每當我提起祖母的名字，她總是敲擊木頭，並灑鹽過肩，口中還像個漁婦說：吓！吓！吓！）但她究竟也還是個現代女性，她讀史帕克博士的書，她也知道孩子有權利去辯解。

很久以前母親曾告訴我，我的祖母在紐約大牧師稱讚祖父時，臉色蒼白且搖晃的站了四十五分鐘。那時，母親悄悄推著站在祖母旁一身破損衣裳的父親，她並低語說：「喬，看看母親，她

好像不太好。」但父親仍直視前方，他的眼光停留在一個黑色且樸素的松木柩上，如此接近的似乎他可觸及它。

母親告訴我，此時她看到了「死亡」，「死亡真實到了妳父親的家庭，讓人覺得生命霎時間有如幻影。」

我想像父親會告訴我這個故事，我從未問他，但在這裡找到了答案，現在我所能做的只是注意他，而我看到的只是「默劇」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歲月在他的前額刻下痕跡，他從未逃脫它們。祖父在宗教節慶的都會由陽奇伯穿越中央公園回家。那時正是小陽春，他正對抗溼氣侵胸，他也只像往昔般穿著塑膠鞋，汗水聚集在他天鵝絨小帽的下緣，有些婚禮上及酒吧裡留下輝煌的痕跡，但他覺得無憂無慮，從早餐儀式時就以短音階低唱曲調。他的胃在隆隆作響，好像在問：這齋戒日你怎麼如此快樂？祖父仍大搖大擺的走著，夾鼻眼鏡也仍固定在那，他相信自己是最幸運的人。

在一天將盡，在日落時，這生命之書將被關在天堂裡，往後的幾年，在他的吉凶簿上做記號。他在教堂中為彌留的人歌誦著：「誰該遭受回祿之災？誰該死於水禍？誰該死於地震之災？誰該為大海滅頂？」他頑固的捶打自己的胸部，以為有罪之人贖罪。

祖父並沒有將這種氣氛帶回家，在家，他投注心力在現在所說的草莓園上。在擁擠人群中，假如你看到有人摘下氈帽，並彎下腰凝視著帽中精緻的黃金字體，那就是祖父了。祖父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，在氈帽中，你還可看到「一九二〇年七月九日，廣場旅館，瑞絲和傑克伯·葛林貝格的婚禮。」

一個人死後最大的榮譽，便是死在陽奇伯，同時我也被告知很多次——這是神的選擇。

在祖父出殯的那天，紐約所有的猶太學校停課一天，曼哈頓的街上充滿了猶太人，有猶太男孩、抱著孩子的父親、蓄著長鬚子的牧師參與了葬禮。父親——喬坐在第一排的座位上，而祖母與母親在他的左右。父親是獨子，十分像祖父，無論在體形——胖瘦、高度都很相像，當然還有禿頭和圓臉。

父親的眼神仍固定在粗糙的松木板上，這樞中有祖父的遺物，他手摸著夾克的磨邊，就好像由此牧師可直接貫穿他的心。祖母在旁呻吟著，但他沒注意到。全屋子的低泣聲籠罩整個禮堂，「不可思議的奇葩」，「偉人殞落」，「他的父親」之語不斷，就好像一群黑鷹環繞著他，他天馬行空地胡思亂想：什麼松木板裡的秘密、飽漲腮幫子的沈淪、被蜘蛛網覆蓋的綠眼，哦！甚至修剪整齊的指甲，持續在墓中長成的指甲。

父親閉上眼以阻擋染色玻璃透過來的光線，這些色彩讓人難以忍受，當他聽到他左邊一個生病的聲音，即時張開眼睛正好看到祖母，那聲音好像是想以慢動作壓碎地板似的。

*

當父親還是個小男孩時，祖父和祖母就住在中央公園的西邊，祖母的房間以醫院的房間複製；有可上下移動的床、氣氣和急救裝置。

這間房子十七年都沒改變，長長的大理石走廊，聳入雲天的二十一層樓，以及由祖父的好朋友雀勒畫的祖父肖像。

餐桌使用了十二年，就我所知，沒有人在這用餐超過十年，臥室內的空氣就像博物館一樣稀

薄，或像城市人們過冬般緊緊關著窗子。還有傳說中，祖父最後坐過的一個天鵝絨沙發。

靠窗旁那壯觀的鋼琴仍反射著中央公園池中的藍光，早期版本的巴哈三部創作仍翻開在同一頁，這一頁和我兒時不准碰鋼琴時相同，因為怕聲音可能會打擾到祖母。

我總是愛看經分類過的家庭照；小孩、孫子和祖母從未見過的曾孫。我也在其中，在一群戴氈帽的男孩和綁辮子的女孩圍繞中，其中還有一張我小時候滑雪的燙金框照片，金髮厚厚的覆在臉上，我的雙頰如玫瑰，露出乳牙微笑，這張六歲時的相片還被柯達照片公司用做聖誕卡，我記得還在薛瓦茲櫥窗，看到這張祝我耶誕快樂和新年快樂的卡片。



記得，那年我們十八歲。

現在我仍想著妳——沒錯！我依然夢著妳，卡洛琳——在我們那個年紀，妳總愛穿著緊身、泛白的牛仔褲，有些磨損的兔毛外套，那件看起來像動物死屍的小窩的外套。現在妳還擁有那件外套嗎？妳依然美麗如昔嗎？什麼才是這個故事屬於妳自己的觀點？卡洛琳，有時我在想，這世界似乎不夠大得足以容下我們兩個。



星期六史密斯大學開學，父親沒參加，因為今天是安息日，我和母親兩人坐了一趟為時四小時的諾斯普頓小旅行，我的雙頰貼在冰涼的車窗上，注視窗外景觀的變化，首先我們到了新澤西的收費公路，由於沿途工廠排放黑烟，以及沿岸一波波上升的熱氣，所以我們打開了冷氣。新澤西在紐約的北方，在夏天擁有綠意盎然、花香撲鼻與割草清香味等特點。

青草味讓我想起那個我以前離開的男孩——克里斯。有關克里斯的一切是被禁止的，特別是我鑽過鐵絲網下的小洞，然後跪著爬去見他的事，這件事遙遠得彷彿帶我進入另一個世界，景觀一樣，只不過打開窗是新澤西公園大道。

那時當母親到我宿舍，我只希望她儘快離開，假如她繼續留著，我知道我會跌到地板，抱著她的膝，在她鱷魚皮的鞋子上哭泣。以前我從未離家超過兩星期，我曾經去露營過夜，因為想回家而故意扭傷腳踝。

我母親沒有馬上離開，她仔細將開瑟米亞羊毛套裝擺放在我的皮箱外，這只箱子從露營之後就沒再用過；裡面有我的襯褲，以及有檸檬圖案的衛生紙，這些東西是她以前夢寐以求的。當她上學時，正逢戰爭；她進入州立大學，她羨慕那個四海為家的金髮女孩擁有的羊毛套裝；她羨慕男女合校女生的媽媽有鱷魚皮鞋……在我宿舍裏，她停了好長一段時間。

我的新房門被打開，另一個占有者站在門口，她就是和我共同分享住處並在次年和我徹夜長

談的女孩，我希望她和我想像中的一樣纖美。她沒有皮箱，而帶著自己手工製造的軟皮手提帶，她看起來像小天使；有高的顴骨，尖尖的小嘴，左右相稱的東洋髮型襯著她削瘦的肩膀。

「哈囉！我是卡洛琳·王。」她笑時露出一排貝齒，同時伸出手，她握手的方式平順但堅定。

「嘿！我是露西·葛林貝格。」在說話的當時，我失聲，並感到有些害羞，我從未想到有如此的組合。

她的父母和我母親正在彼此自我介紹，在這片刻中正好給我機會研究他們，她母親好似卡洛琳的翻版，看來像她姊姊，只不過較黑且有點圓，我聽到她告訴媽說，前不久她生了一個孩子。

站在她右邊有個像巨人一般高的男人，他看來很不舒服，在這間小屋內，當他握我媽的手時頭頂到天花板，他穿著昂貴的新英格蘭度假休閒裝，灰褐的條紋運動夾克向上縮，使勁的向他寬厚的背上縮，他穿的夾克可能是「Levi's」曾經做過最大的一件。我凝視窗外，目光落在天堂路上，看到一頁黃色空白的歲月，人進人出，看來就像蝙蝠俠卡通，我甚至假設那是他拍的。

「我是賓·布洛德霍斯特，卡洛琳的繼父。」他直接的對我說，他的聲音很刺耳，恰似由山上滑落而下的鵝卵石，他並將我的手握在他的兩手之間。

他露齒對我笑著說，「我真不敢相信新鮮人中有如此漂亮的女孩們。」

布洛德霍斯特太太迫不及待想離去，她不時看著腕上的金錶。

她說：「親愛的，恐怕我們要遲到了！」

她向卡洛琳做了個手勢。

「再見，親愛的。」當她親她女兒時，兩個人霎時之間很難分辨出誰是誰，布洛德霍斯特先

生匆忙低下頭彎著膝尾隨他太太而去。

母親緊緊抱著我，她聞起來有慣用的香水味，和我記得她慣穿的斜紋軟呢。我還記得她用的香水瓶上有一個水晶天使，一副準備逃走的模樣。

她深沈的呼吸，彷彿她想以肺捕捉我的一部分，然後無聲無息、無影無形的帶回家，她用兩手捧著我的臉仔細研究，眼光投射我身上的每一吋。

「Eza bat yesb lee。」她用希伯萊語對我說，簡單解釋意謂，「我有如此的一個女兒呀！」我抑制著，在我目光可及處看到卡洛琳打開包裹，我確定她正在聽每個字，我相信她一定覺得我們真奇怪，卻得準備去面對如此一個新室友。

「再見，媽！」我以最尊貴的態度說。媽的眉毛彎起，前額皺起來。

「再見，女兒！」當她離開房子時，忍不住發出一聲抑悶的聲音。

*

我把較好的床位留給卡洛琳；它靠窗，靠衣櫃，衣櫃上擺著讓人受窘的一堆開瑟米亞衣服。

「妳不必選那張床。」卡洛琳以高於幾分鐘前的語調說著。

原來她也膽怯。

「沒錯！但我喜歡靠門睡。」我解釋說：「那會讓我感到舒服，因為發生意外時，我可以快速逃跑。」

她用力吸菸，再慢慢吐出，那聲音就好像小孩放出氣球的空氣聲，我有種感覺——那種聲音我曾聽過。

卡洛琳從背包的外包，取出一個飯店用的玻璃煙灰缸，正如我曾垂涎的，並拿出一支維吉尼亞淡菸。

「妳介意嗎？」

「不，我也抽菸。」

「太好了！」

她似乎相當驚訝，我相信我看起來就像一個丟掉一雙好鞋的小女孩。她給我一支菸，但我抽萬寶路。我們的菸蒂正好掉落在我的床上，煙灰缸又正好放在我開瑟米亞的衣服上，沒燒完的煙直直飄向屋頂。

卡洛琳玩弄她靠手指邊如絲綢般亮麗的頭髮，並放入嘴中咀嚼。

她用一種平述而非問話的方式說：「他們寄給我的信上寫著，妳來自新澤西州，妳是個鋼琴家和素食者。」我看著她眼中的靈魂，但她眼簾下垂，所以我什麼也沒看到。

「不是素食，是猶太淨食，也不是真的猶太淨食，我那麼做是為了讓父親高興。」

「什麼是猶太淨食？」她咬文嚼字就好像它是個外來語。

「妳知道嗎？**猶太淨食**是正宗猶太節食規範。」

「妳是猶太人？」她不太置信，就像我是個騙子，我可以想像的，因為我有金髮和碧眼。

「是的！」我害羞又困窘的說。

「露西，我沒有什麼意思，只是妳看來不像。」

我平淡的說：「沒錯！就是猶太人。」